

裴劍傳奇

〔唐〕裴 劍 著 周楞伽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裴 鉤 傳 奇

〔唐〕裴 鉤 著
周 楞 伽 輯 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封面题签 顾廷龙

封面装帧 张苏予

责任编辑 曹中孚

裴 钢 传 奇

〔唐〕裴 钢 著

周 楞 伽 辑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5,000

统一书号：10186·205 定价：（六）0.37 元

前 言

—

我们现在都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或传奇文，其实这种文学样式在初兴起时原来各有篇名，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似乎并没有传奇这个称谓。韩愈的《毛颖传》实在也是传奇文，但张籍却讥之为驳杂无实之说，这“无实”二字虽也有传奇之义，但当时却并没有称这种文学样式为传奇的。直到晚唐裴铏，才把他的小说集定名为《传奇》。宋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引陈师道《后山诗话》，在《传奇》条下说：

唐裴铏撰，高骈从事也。尹师鲁初见范文正为《岳阳楼记》，曰：“传奇体耳！”然文体随时，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

这里所谓“理胜为贵”的“理”，就是张籍《再致韩愈书》中所说的“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的“理”，亦即文章内容中所包含的事实道理。历来文人都象曹丕那样，把文章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要用来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现在却以文为戏，拿来写小说，岂非离经叛道？难怪张籍要斥责韩愈“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而陈振孙也要起来为范仲淹辩护，说他的文章“岂可与传奇同日语”了。他们两人的话，可以代表封建社会里大多数以卫道自命的士大夫的见解，他们都是从来就看不起小说，认为这种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传奇体”这名称的提出，最早似乎就是北宋尹师鲁（洙）这一句话，它是否渊源于裴铏的《传奇》，尚无确证。不过王铎的

1971.5.20

《默记》和赵令畤的《侯鯖录》，已都称《莺莺传》为传奇，虽然他们也都是宋人，不足以推翻裴铏把他的小说集题名为《传奇》后才“有‘传奇体’这名称的说法”。洪迈是南宋人，他在提到唐人小说时，也只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并没有称之为传奇。我们只要看陈振孙把《后山诗话》中提到的尹师鲁这句话归在裴铏《传奇》条下，就可见“传奇体”这名称多少和裴铏的《传奇》有几分关系。不但如此，直到明、清两代把传奇的名称移用到戏曲上去后，清人梁绍壬还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说：

《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

传奇的名称，是否如梁绍壬所说的那样，是另一问题，姑置不论。但唐代还没有传奇这种文学样式的名称，是宋代因裴铏《传奇》的流行，才把它概括了一切唐人小说，给唐人所创的这一文学样式定下传奇的名称，似乎较为可信。

二

《传奇》的作者裴铏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事迹不见于史传，《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于“裴铏《传奇》三卷”下注：“高骈从事”，但两《唐书·高骈传》中都未提到裴铏。我们现在所能查考到的有关裴铏的事迹资料，只有宋计有功编的《唐诗纪事》和清陈鸿墀编的《全唐文》中一些简略的记载。《全唐文》八〇五“裴铏”条下说他：“咸通（唐懿宗年号）中，为静海军（属岭南道，治交州）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说：

乾符（唐僖宗年号）五年，铏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题石室》诗曰：“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羶蚁，弟子

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祇愿到沧溟。”时高骈为使，时乱矣，故翎诗有“愿到沧溟”之句，有微旨也。

照计有功的说法，裴翎虽然是高骈的下属，但似乎并不赞同高骈的行事，翎诗中“愿到沧溟”的句子，显然有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但到宋朝晁公武的笔下，却把裴翎刻画成一个阿谀逢迎诱导上司的无行文人，他在《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中《传奇》条下说：

《唐志》称翎高骈客，故其书所记皆神仙恢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翎辈导谀所致。

把高骈的惑溺神仙、嬖信吕用之，都归罪到裴翎头上，似非持平之论。裴翎在咸通年间为高骈掌书记时，固然不免要逢迎高骈，《全唐文》八〇五中那篇《天威径新凿海派碑》，就是一篇对高骈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到乾符五年他做了成都节度副使兼御史大夫后，地位已经相当高，似乎已没有逢迎高骈的必要。何况高骈的好神仙道术，是晚年的事，他嬖信吕用之，是在裴翎做了成都节度副使以后的广明、中和年间，那时高骈已调镇淮南，裴翎不见得会抛掉自己的高官不做，反而远道去追随高骈，和吕用之争宠。我们在两《唐书·高骈传》中，可以见到高骈晚年吕用之恃宠专横的行径，罗隐的《广陵妖乱志》一书，更是专记吕用之专权横行的事，但其中并没有裴翎的名字，可见高骈调镇淮南时，裴翎和他已不在一起。清王士禛编《五代诗话》，把裴翎归入前蜀人物类，未知何据，但由此也可证明裴翎作成都节度副使后一直未离蜀中，唐亡后就改仕前蜀，他的晚年和高骈并没有什么关系。

裴翎写作《传奇》的时间，到底是在咸通中为高骈掌书记之初，还是在乾符五年作了成都节度副使以后呢？我认为这应该可是他早年的作品。历来封建士大夫都把小说视为小道，是以文为戏，尤其是当他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后，恐怕影响为官的声誉，

很少再去写这种东西。《传奇》中除《王居贞》篇外，每篇作品都系以故事发生的年代，最早是《孙恪》篇的代宗广德，最晚是《陶尹二君》、《宁茵》二篇的宣宗大中，大中以后咸通年间的故事就没有了，由此足证《传奇》的写作时代必在咸通末，至迟不出乾符初，到了乾符五年，他已作了成都节度副使，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便不免要崇儒兴学，《题文翁石室》诗，再不会去写《传奇》一类作品了。

《传奇》作于裴铏早年，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的一段记载：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赵彦卫的生活时代和裴铏虽相去三百年，但他的话必有根据，决非向壁虚构。裴铏似乎出身庶族地主，尽管他的姓氏在唐时是关中著姓，但后裔式微的很多。当时寒士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投靠藩镇军阀做幕僚，仰赖他们的论荐得官，或者把作品当行卷向主司投献，希冀得他们的垂青而获隗，这种向主司投献的行卷，它的作用，正和后世读书人当敲门砖用的八股文相同。由此可见裴铏写作《传奇》的目的，不在于谀导高骈，而是想以之作为进身的阶梯。不过在向主司投献行卷以前，必须先藉当世显要的推毂，求他把姓名达之主司。裴铏所赖以推毂的显要无疑就是高骈，那他当然不免要投高骈之所好，这也许就是晁公武目为“谀导所致”的由来，但却不能和高骈晚年惑溺神仙、嬖信吕用之的事混为一谈。因为仅仅作为行卷之用的几卷《传奇》，决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竟足以影响到高骈晚年的作为。陈振孙轻视传奇小说，晁公武却又过分夸大了传奇小说的作用，这两种看法都不大正确。

《传奇》虽没有影响高骈晚年的作为，但它却造成了裴铏自身的通显。中、晚唐藩镇军阀的权力很大，日趋衰落的唐王朝不能不买高骈的情面。裴铏所以能从小小的记室地位一跃而为侍御史、内供奉，后来更作到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的高官，显然是由于高骈的推毂；作为敲门砖，《传奇》的作用确实是相当大的，寒士的两条出路，裴铏都走通了。

鲁迅对唐人传奇有深湛研究，他早就看出裴铏写作《传奇》，意在仰赖高骈，跻身通显，所以说“此或当时谀导之作，非由本怀”。这“非由本怀”四字，是指作品本身的写作目的在用作敲门砖，因欲假手高骈达之主司，自不免要投高骈所好，从这一点上说，确实“非由本怀”。但能不能因此就说裴铏的整个世界观也和《传奇》内容毫无关涉，他的信仰神仙服食之说、宣扬道家出世思想，也“非由本怀”呢？那却不可以。这里有好些事实可作证明，姑不论《传奇》本身就说明了裴铏对道家学说确有研究，《庄》、《老》、《黄庭》等经文，如数家珍，龙虎、绛雪等丹药，了如指掌，而且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宋张君房撮取道书精要辑成的《云笈七签》卷八十八《仙籍旨诀》中，收有谷神子裴铏撰的《道生旨》一篇，“谷神”的名词就出于老子《道德经》“谷神不死，是为玄牝”，而《道生旨》的内容也全是修道的方法，裴铏对道家学说如果没有研究，是决计写不出来的。

这部书虽然以大部分篇幅宣扬了道家出世思想，带有浓厚的消极色彩，但在艺术上也颇有可取之处，它给我们开拓了非常新奇的幻想境界。唐代对外贸易发达，交通频繁，中外文化交流，接受了波斯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使幻想的翅膀展开得更为宽广，因为这两国是世界上寓言和童话无比丰富的国家，他们的幻想王国比我国庄、列寓言中所展开的幻想境界更为宽广，更加富丽多彩，仿佛太空里的飞鸟，大海中的游鱼，翔泳自如，毫无挂碍。

本书中的《郑德璘》、《崔炜》、《许栖岩》、《薛昭》、《元柳二公》、《裴航》、《张无颇》、《江叟》、《陶尹二君》等篇，设想之奇，往往使人不可捉摸。虽然作者在展开幻想的翅膀时，仍有许多摆脱不掉的束缚，还不能完全撇开时空观念，但他的幻想毕竟是从历史或生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丰富人们的思想境界，扩大幻想的领域，神游于广阔天地之间，而又不远离生活和历史的真实。

三

裴铏的《传奇》究竟有多少篇，现在已无可查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卷数相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则著录为六卷，并说：“《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可见《传奇》的篇数原来是很多的，可惜现在大半已亡佚了，但也有好几篇本来存在，因被误入他书或被列为他人著作而为世所未知。一九三四年燕京学社曾编有《太平广记引得》一书，《传奇》中的作品列入《引得》的共有二十四篇，郑振铎据以从《太平广记》中辑出，刊于《世界文库》第一册。不过其中《五台山池》一篇实系出于《转载》而非《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太平广记》内下注“出《传奇》，明钞本作《转载》”，应从明钞本删去。《传奇》每篇字数均在千百言以上，仅《王居贞》篇略短，但亦无如此简单记载，显非裴铏作品。这样，《传奇》实存二十三篇。不过据南宋曾慥《类说》所引，则还有六篇《传奇》中的作品被漏辑了。这六篇就是《洛浦神女感甄赋》、《薛昭》、《元彻柳实》、《郑德璘》、《文箫》、《颜潜》。前四篇见于《太平广记》，末一篇在《太平广记》中有目无文，一九六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平广记》，已据明钞本补入，这样，五篇佚文都有了着落，只有《文箫》一篇未被辑入《太平广记》，但它也没有佚失，被保存在宋陈元靓编的《岁时广记》里，虽然有无删节不得而

知,但能被保存下来,总是值得高兴的事。

这六篇作品所以未被《太平广记引得》编者列入《传奇》,除了《颜濬》篇是因通行的《太平广记》刻本中有目无文,《引得》编者不知它是《传奇》中的作品,以致漏列,《文箫》篇是因《太平广记》未收,所以不列入外,其余四篇都是由于《太平广记》篇末所注出处未标明《传奇》,误列为他人著作,或者因刻工误把《传奇》二字刻成《传记》,以致被《引得》编者误认为《史通》作者刘知幾的儿子刘餗作的《传记》,因而湮没不彰。其实刘餗是初唐人,他所作的《传记》正和他所作的《小说》一样,都是记的魏晋南北朝人物故事,属于六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一类,每条不出一二百字,决不会收长达千余字以上的传奇小说;何况刘餗生活在玄宗开元、天宝时代,何由得知宪宗元和、文宗大和年间的事?所以《类说》把《太平广记》篇末注明出于《传记》的作品都列在《传奇》中,是完全正确的。其中《洛浦神女感甄赋》,就是《太平广记》卷三一一中的《萧旷》;《薛昭》,就是《太平广记》卷六九中的《张云容》,至于它们的标题为什么不同,原来的篇名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则不得而知。也许是唐咸通以后,蜀中刻书之风盛行,书贾因《传奇》的内容受人欢迎,遂改窜书名和篇名,翻刻传印,李昉编《太平广记》时所得并非裴铏原书,因此题名不同,所注出处不同亦未可知。这说法并非出于臆断,从其他两篇中也可以获得一些线索,例如《类说》引自《传奇》中的《元彻柳实》,就是《太平广记》卷二五中的《元柳二公》,篇末注明出《续仙传》。《续仙传》题南唐沈汾撰,这书并没有佚失,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内容却非常简单,只有寥寥十数页,里面的神仙事迹也不如《传奇》详细。尽管李昉所见到的本子可能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不同,但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太平广记》篇末所注出处很杂乱,极难作为凭准。最奇怪的是《郑德璘》篇的篇末竟注“出《德璘

传》”，好像当时有单篇传奇小说的刻本或抄本似的。我们在《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唐人说荟》中，见到很多单篇的唐代传奇文，可见这类单行本流传颇广；《传奇》原书亡佚，其中的作品却被拆散以单篇形式流传于世，到后来竟至于连作者的姓名也逐渐湮没不传，或者被书贾胡乱署上他人的名字刊行。如果在北宋初年李昉编《太平广记》时便已有了单篇的《德璘传》，那么《传奇》之被拆散或被改窜书名或篇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记载的一页。

把《类说》所引的六篇辑入《传奇》，那么《传奇》就有二十九篇了，但总数似乎尚不止此。我还从《太平广记》中找到《姚坤》一篇，篇末也注明出《传记》，和《萧旷》、《薛昭》二篇相同。《萧旷》、《薛昭》二篇出处注明出《传记》的既经曾慥在《类说》中列入《传奇》，那么《姚坤》也可能是裴铏《传奇》中的一篇。因为不但文笔相类，就是故事也有和《孙恪》、《马拯》二篇相似的地方，并且都是写的动物化人的故事。另外，我又在《渊鉴类函》末册鳞介部五鼈二中发见一条，开头就是“《传奇》曰”，和《岁时广记》中所引《文箫》、《颜溶》二篇的开头相同，但篇幅很短，疑非全璧，后来几次在《太平广记》中查找，才在第六十卷第五条《樊夫人》中发见全文。樊夫人又见于本书《裴航》篇内，系刘纲真君之妻，曾和裴航同舟从鄂渚归于襄汉。《裴航》篇说她是裴航妻云英之姐，一吴一唐，时代远不相及，只能当做超越时空观念的神话看待，但这并不妨碍它之成为《传奇》中的一篇，因此也加以辑录。篇末出处虽注《女仙传》，但《女仙传》在《太平广记引得》中不署撰人，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列《汉志》、《隋志》、两《唐志》所有神仙家传记一百三部四百四卷，却没有《女仙传》。五代前蜀杜光庭撰《墉城集仙录》十卷，集古代女子成仙的一百有九人，今所传佚文中也没有樊夫人即云翘的记载。此《女仙传》当系书贾妄题，实

际是裴铏的作品。

四

本书以明谈恺刻本《太平广记》和丛书集成本《岁时广记》为蓝本，校以南宋曾慥的《类说》，遇有文字不同的地方，辑者个人意见认为其义较胜的，就径在正文上改正，而在校勘内注出，否则仅注明某书作某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其正讹。明代刊行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清代刊行的《唐人说荟》，因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提到有“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情况，所以除在正文窒碍不通处偶而取以校补外，概不据校。《世界文库》所辑错字极多，更无取校价值。《裴航》篇用《醉翁谈录》、《清平山堂话本》二书参校，已见《绿窗新话》，这里不再复校。谈刻本《太平广记》也有不少错脱字和墨丁，本书已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现归中华书局出版）补正，他们所据以排印的是极好的明抄本，未敢掠美，也在校勘内注明。《许栖岩》、《裴航》、《蒋武》三篇，《类说》和《醉翁谈录》有比《太平广记》描写更详尽的地方，也都补入正文，这倒不是想造成一种百衲本，而是因为这二书原是节略成文，现在反比《太平广记》多出一段文字，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把它补入正文，也许倒比较接近《传奇》的原貌。但《类说》其他各篇删节极多，本书仅在用字方面斟酌取舍，因它是宋人著作，较近于原著，至于情节内容，则因它删节过甚，不能完全依据。

本书排列次序，均以每篇作品的故事发生年代为准。计代宗广德（763—764）一篇，大历（766—779）一篇。德宗贞元（785—805）七篇。宪宗元和（806—820）四篇。穆宗长庆（821—824）三篇，敬宗宝历（825—827）三篇。文宗大和（827—835）五篇，开成（836—840）三篇。武宗会昌（841—846）一篇。宣宗大中（847—859）二篇。首尾共八朝，历时近百年。但故事虽均系有发生年

代，内容却大半出于幻设和虚构，是名副其实的传奇。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历来很少人注意研究，裴铏《传奇》更湮没千年有奇。现在把它整理辑录出来，使这部久已佚失的唐人小说以比较完整的面貌重现于世，俾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作品和治中国小说史的人多掌握一种资料，似乎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

周楞伽

一九五七年初稿

一九七九年改写

目 次

前 言	1—10
孙 恪	1
昆仑奴	6
郑德璘	10
崔 炜	14
聂隐娘	22
许栖岩	26
韦自东	30
周 邯	33
樊夫人	36
薛 昭	39
元柳二公	43
陈鸾凤	48
高 昱	51
裴 航	54
张无颇	58
马 拯	62
封 陟	65
蒋 武	70
邓 甲	72
赵 合	74

曾季衡	78
萧 旷	80
姚 坤	86
文 箫	88
江 叟	92
金刚仙	96
卢 涵	99
颜 濬	102
陶尹二君	108
宁 茵	111
王居贞	116
历代著录	118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①。至魏王池^②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③，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④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⑤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⑥，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⑦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缙，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治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忽遇表兄张閒云处士^⑧。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⑨，愿携衾绸^⑩，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透观弟词

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销，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取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①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②，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③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④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⑤之俦亚也，凡有魍魉⑥，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⑦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⑧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于室⑨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怪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耶？”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擦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掺